



08054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四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楚侵隨

桓公六年

楚敗隨

桓公八年

昔之傾人之國者匿其機而使人陰墮其計非受害之後莫能悟何其深也方始墮其計終日奔走馳驅聽其所役投於禍患而不自知及師已喪國已破回視前日之所蹈者無非陷穽然後噬臍頓足有不可追之悔吁亦晚矣謀之深者豈復有加於此耶曰有使敵人既敗而識吾之機猶未足為深也天下固有

卷四

東萊博議

一

退補齋藏板

奇權密機非特敵人既敗尙不知其所以然雖至於數千百年之後亦不知其所以然可謂極天下之至深矣吾觀鬪伯比之謀隨未嘗不三歎其深也世之論鬪伯比之謀者不過謂季梁之正終不能勝少師之寵季梁之諫必有時而不用也少師之說必有時而用也吾之謀雖未行於今終必行於後嗚呼是何足以窺鬪伯比之機乎人見隨侯初拒少師追楚之請從季梁修政之諫以為伯比之謀未行也而不知其謀已深行乎其間矣市中有虎曾參殺人必三至

而後信其始告之者明知其不信也其再告之者亦明知其不信也明知其不信而瀆告之者何耶蓋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三無兩人之說居其前雖有善譖者無以成三至之說也其始之不信所以成其後之信也知此則可以窺伯比之機矣隨侯之始拒少師所以成其後之從隨侯之始從季梁所以成其後之拒季梁者隨之望其君素所畏者也伯比以謂吾苟欲一舉而成功彼少師雖愛豈能使其君遽違素所畏者之諫乎今先示弱以誘少師則少師必有伐楚之請季梁必有修政之諫隨侯迫於平日之所畏必勉從季梁而拒少師使季梁之諫虛用於無事之時及其有事而又諫其君必以爲瀆矣隨之所恃者獨一季梁而已季梁之術既窮則吾他日之舉兵誰復齟齬於其間哉蓋人之情迫於不得已而勉從所畏者之言不過能一從之耳至於再豈肯復從之乎迫於不得已而勉拒所愛者之說不過能一拒之耳至於再豈能復拒之乎不待至於再也其勉從所畏之時雖曰從之而已有不平之心矣其勉拒所愛之

卷四

東萊博議

二

退補齋藏板

時雖曰拒之而已有不忍之心矣隨侯一念之不平發於始從季梁之諫積而至數年其不平日增當楚再駕之際季梁之諫安得而不廢乎一念之不忍發於始拒少師之說積而至數年其不忍日深當楚再駕之際少師之說安得而不入乎是拒生於從而從生於拒也想隨侯恐懼修政之時舉國交賀頌其君納諫之明而不知伯比欣然獨笑已入於吾之機矣兆破隨之機於數年之前收破隨之功於數年之後伯比之機微矣哉吾嘗深考伯比之謀既假毀軍之

卷四

東萊博議

三

退補齋  
藏板

詐而中少師之欲復假少師之請而激季梁之諫復假季梁之重而致隨侯之懼復假隨侯之止而增少師之慚復假少師之寵而沮季梁之策置豪末之毒於少師之心而一國君臣展轉薰染自勝自負自起自仆自予自奪如輪如機不得少息吾端坐拱手不動聲色而徐制其弊焉雖事往迹陳書之簡牘讀者猶不知其端倪况於當時自墮其網者乎然則將何以自免曰無受焚之地則烈火不能焚玉無受病之地則瘴氣不能病人鬪伯比謀隨累年不乘其潰敗

之餘一舉平之反以敵遺子孫勇於伐隨而怯於滅  
隨非前工而後拙也以少師既死則隨無受病之地  
也嗚呼小人之根未去則雖從諫不足喜小人之根  
既去則雖軍敗不足憂爲國者其務去小人之根也  
哉

魯爲班後鄭

桓公六年

○齊衛鄭戰於郎

桓公十年

天下之事有當爲者有不當爲者凡當爲者皆常也  
凡不當爲者皆過也曰是曰正曰善皆所當爲也曰  
非曰邪曰惡皆所不當爲也事雖有萬而不同豈有

卷四

東萊博議

四

退補齊藏版

出於此兩端之外者哉古今以驕矜爲通患抑亦未  
之思也盍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爲耶方且愧懼之  
不暇何敢誇人果當爲耶則亦飢食渴飲之類耳何  
足誇人是天下本無可誇之事彼驕矜之心亦何自  
而生乎目當視而反盲耳當聽而反聵則爲殘疾人  
矣苟目能視耳能聽始可謂之無疾之人豈有持此  
以誇世者哉雖舜之孝禹之功臯陶之謨稷契之忠  
夷齊之清孔孟之學冠萬世而絕出者其實皆人之  
所當爲也世之人僅有一善如毛髮遽自銜以爲過

人之行亦惑矣人之爲人非聖人莫能盡也今受人之形而反自謂過人豈將翼而飛鬣而馳耶甚矣其惑也鄭太子忽之救齊雖曰有功然揀災卹鄰亦諸侯之所當爲耳遽軒然伐其功輕周室之爵祿而欲躡之又從而加忿兵於魯嗚呼使小國有功而可躡處於大國之上則臣有功可陵其君子有功可傲其父矣曾不如無功之爲愈也吾嘗觀鄭忽始敗戎師之時囚二帥陳俘馘振旅而獻乎齊氣吞諸侯邈視王爵餽餽之際暫爲人所先亟連三國之兵而伐之何其壯也及其嗣位微弱不振爲國人所賤其出奔其復歸斥其名而赴諸侯曾不以君視之甚者詆以狡童狂童之稱其受侮受辱一至於此前日之壯氣安在耶蓋忽之爲人得志則氣盈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大人少慢之已不能平失志則氣涸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小人共賤之反不能較其中初無所主惟視外物以爲輕重隨物而盈隨物而涸隨物而大隨物而小終身爲物所驅乍驕乍沮乍勇乍怯已亦不能自必也一身且不能自主况欲主人之國哉

鄭太子忽辭昏

桓公六年

○鄭昭公之敗北戎止昭

公奔衛

桓公十一年

爲國者當使人依已不當使已依人已不能自立而依人以爲重未有不窮者也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時而衰所依者不能常存有時而亡一旦驟失所依將何所恃乎嗚呼此特論依之不可常耳抑有甚者焉使所依者常盛而不衰常存而不亡可謂得所依矣然猶未足恃也晉方主盟諸夏深結而謹事之倚以自固想其心必自以爲善擇所依矣及阨於楚師之圍析骸而炊易子而食晉迫於狄坐視而莫能救也當時諸侯之強盛者莫如晉諸侯之可依者亦莫如晉晉猶不可依而況其他乎嗚呼此特論人之不足依耳抑又有甚者焉西魏孝武裔於高歡日有篡奪之憂所恃以爲依者宇文泰耳一旦脫身虎口杖策入關捨所畏而得所依天下之樂有過於是乎然孝武之禍不在於所畏之高歡而在於所依之宇文泰以是論之非惟人之不可依而禍實生於所依也外物之變不可勝窮恃外以爲安者其患夫豈一端

卷四

東萊博議

六

退補齋藏板

耶人皆咎鄭忽之辭齊女不能依大國以自固殆非也使忽不辭而妻文姜則彭生之禍移於鄭矣豈有禍魯而福鄭者耶自古小國連婣於大國得其所依者蓋無幾而啓釁召兵如銅斗摩筭之禍者皆是也然則忽之辭昏固亦未可厚非也後世徒見其終以微弱致禍遂并與辭昏譏之殊不知忽前得之於辭昏後失之於微弱一是一非兩不相掩烏得以後之非廢前之是哉忽之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斯言也實先王之法言古今之篤論也在我之福以堯爲父而不能與丹朱以周公爲兄而不能與管蔡以周宣爲子而不能與厲王彼大國亦何有於我哉苟忽能充是言則洪範之五福周雅之百祿皆我有也尙何微弱之足患乎論者不譏忽之不能蹈其言而反譏其言之失亦惑矣後之君子苟不以人廢言而深味其言釋然深悟天下之福皆備於我無在我之外者攀援依附一掃俱除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忽言之於千載之上我用之於千載之下是忽雖不能自用適所以留爲我用也豈曰小補之哉

卷四

東萊博議

七

退補齋藏板

桓公問名於申繻

桓公六年

名子者當爲孫地世所共守也生而名沒而諱子之始生嬰孩耳幾年而免乳又幾年而成童又幾年而冠昏又幾年而有孫又幾年而老又幾年而沒由命名之日而遐想諱名之時茫昧荒遠若存若亡若滅沒而不可知也今乃預料於百年之外恐其廢名恐其廢職恐其廢主恐其廢祀恐其廢禮博詢詳擇精思熟慮俾不爲後世之累當始生之初而思旣沒之後可謂遠也已矣名子之際其遠慮蓋如此至於餘

卷四

東萊博議

八

退補齋藏板

事則每不然法度苟以趨一時之便未嘗憂他日之弊也政事苟以濟一時之欲未嘗憂他日之害也財用苟以供一時之求未嘗憂他日之匱也兵革苟以快一時之忿未嘗憂他日之危也名子且爲百年計况於創業垂統以遺子孫者反不能爲後日計乎大而國小而家苟以名子之心推之則貽厥孫謀之理盡矣奚必他求哉抑嘗稽禮之所載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庶子則撫其首咳而名之是知命名特咳唾之頃耳一有不審遂流患於無窮晉名

僖侯以司徒豈知終晉之世易中軍之名乎宋名武公以司空豈知終宋之世易司城之名乎魯名獻公武公以具敖豈知終魯之世易二山之名乎失之於咳唾之間而其患乃與國相終始信矣始之不可不審也然名子之不審不過後世以諱廢事耳孰知有一嘖一笑而開子孫萬世之禍者乎觀名子之遠慮可以爲有國家者之大法觀名子之不審可以爲有國家者之大戒申繻之言有鑒有規固不可以易心讀之也

卷四

策博議

九

退補齋  
藏板

王師伐虢

桓公十年

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世之持名分者皆曰分可勝埋理不可勝分不幸而聽上下交爭之訟寧使下受抑勿使上受陵所屈者一夫之理所信者萬夫之分屈尺寸而信尋丈亦何爲而不可哉嗚呼分固不可屈也理其可屈乎宜人之滋不服也虢公譖其大夫詹父於桓王詹父有辭王爲之伐虢而逐虢公以臣逐君固可罪矣然人之咎周者不過曰虢公雖曲君也詹父雖直臣也桓王之失

不當以曲直之理而廢上下之分耳其罪桓王則是也其所以罪桓王則非也數傳而至於襄王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爲臣殺其君將安庸刑襄王之意豈非欲矯桓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以爲萬世訓至若元咺雖直之一語猶未免墮世俗之見也苟如襄王之說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焉耳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捨理而言分是分孤立於理之

卷四

水萊博議

十

退補齋藏板

外也分孤立於理之外則分者特一虛名耳天下之亂臣賊子豈虛名所能束縛耶人情所不平者莫甚於理直而受屈今告之以汝理雖直姑爲各分屈是導之爭也彼亦安能鬱鬱受屈久爲虛名之所壓乎必將不勝其忿決壞名分而不暇顧是吾之持名分適所以喪名分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分不獨立理不虛行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豈有既犯分而不犯理者乎子之證父者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證之事也弟之證兄者先有證兄之曲不必

復問其所紆之由也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曲不  
必復問其所訴之辭也當詹父元咺未訴君之時其  
理固直既啟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尙安  
得有所謂直哉是詹父之直因訴虢公而曲也元咺  
之直因訴衛侯而曲也二人之理已曲吾從而治之  
亦治所當治而已彼本自不直復何所屈哉周王苟  
以是正其罪則二人者釋然內省其理之曲沒齒無  
憾矣非特可服二人之心也凡當時諸侯之臣有欲  
犯上而訴其君者必以謂訴所以求直今訴君而反

卷四

東萊博議

十一

退補齋藏板

變爲不直曷若不訴以全吾直乎勞而不怨虐而不  
變益所以彰吾之直也又推而上之則知君臣之際  
本非較曲直之地臣之理雖直其敢自謂直以加吾  
君乎蚤朝晏退戰戰兢兢上不知君之曲下不知我  
之直所知者盡臣道而已爲人臣者皆懷是心雖極  
天地窮古今安得有犯上之釁耶惜夫桓王昧之而  
不知襄王知之而不盡此分與理所以終離而不可  
復合者也後之爲治者非合分與理爲一亦安能洗  
犯上之習而還於古哉

虞叔伐虞公

桓公十年

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貪與吝遇此禍之所以成也貪者惟恐不得人之物吝者惟恐失己之物貪者雖得萬金而不能滿吝者雖失一金而不能忘虞之君臣上貪而下吝貪者求之吝者守之亂安得而不作乎然貪與吝非二法也視人之物則貪視己之物則吝未得而求之則貪既得而守之則吝各雖不同其心則同出於嗜貨焉使虞公思吾求劍之心卽虞叔守劍之心必不至於貪矣使虞叔思吾守劍

卷四

東萊博議

三

退補齋藏板

之心卽虞公求劍之心必不至於吝矣惟其不能交相恕而反相責此其所以釀莫大之釁也由古而暨今人所以相戕相賊相刃相靡者職此之由吾將告貪者以廉告吝者以施庶幾其有瘳乎嗚呼彼方貪而吾告之以廉是教餓虎之不求肉也彼方吝而吾告之以施是將求肉於餓虎也無益於彼祇取辱焉信如是則果無術以救之乎曰此固不必他求也不過以貪治貪以吝治吝而已至理之中無一物之可廢人心之中無一念之可除貪吝之念苟本無邪安

從而有苟本有邪安得而無是貪吝固不可強使之  
無然亦不必使之無也吾心一旦渙然水釋則曰貪  
曰吝孰非至理哉蓋事有善惡而念無善惡是念加  
於事之善者則名善念是念加於事之惡者即名惡  
念所謂念者初無二也譬之於火用之爨釜則爲善  
用之燎原則爲惡然曷嘗有二火哉譬之於水用之  
溉田則爲善用之灌城則爲惡然曷嘗有二水哉自  
人觀之雖若爲二而其一未嘗不卓然獨存於二之  
中也世所以指虞公爲貪者以其求財常不厭耳苟

卷四

東萊博議

三

退補齋  
藏板

用是念以求道不厭立而不已必求與權賢而不已  
必求爲聖則與夫子學而不厭何以異乎世所以指  
虞叔爲吝者以其守財欲不失耳苟用是念以守道  
不失與生俱生欲不能遷與死俱死威不能奪則與  
顏子服膺弗失何以異乎求財與求道相去遠矣而  
所謂不厭者其念未嘗加損也守財與守道相去遠  
矣而所謂不失者其念未嘗加損也向之惡今之善  
特因物而改其名耳吾之念曷嘗改哉人徒見其嘗  
名貪嘗名吝遂疑而惡之乃欲求道於是念之外是

猶惡焚而廢火食惡溺而廢水飲也誤矣

楚屈瑕敗蒲騷

桓公十一年

○楚伐絞

桓公十二年

屈

瑕大敗

桓公三年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開帆擊楫雲興鳥逝一息千里雖未知操舟之術而動於操舟之利既不能自制亦不能自決也於是小試於洲渚之間平瀾淺瀨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爲盡操舟之術矣遽謝遣舟師傲然自得沼視溟渤而杯視江湖椎鼓徑進亟犯大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颺澎湃奔鯨駭虬乃傍徨四顧膽落神泣墮槳失柁身膏魚鼈之腹爲世大戒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使其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屈瑕之禍不幸類是當屈瑕與鄖師相距於蒲騷自知將略非長委計鬪廉教以次郢禦四邑者鬪廉也教以銳師宵加於鄖者鬪廉也教以師不在眾不疑何卜者又鬪廉也無小無大惟鬪廉之謀是從以成厥功豈不猶操舟者其始惟舟師之

卷四

東萊博議

志

退補齋藏板

聽乎屈瑕徒見用奇之功而欲竊效焉伐絞之役是  
身試於洲渚之時也幸而絞人偶入其計志滿氣揚  
自謂算無遺策凡天下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矣彼  
區區之羅人政須折箠笞之耳削規破矩任意直前  
變出不圖軍傾身蹶其得禍蓋與操舟者無以異也  
鄧曼推其禍端歸之蒲騷之役吾以爲成屈瑕之禍  
者在絞而不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屈瑕雖欲自用尙  
未敢自信也苟受挫於絞人必謂昔以用人言而勝  
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爲戲矣

卷四

東萊博議

五

退補齋  
藏板

彼既見其謀之驗忘其幸而矜其能心口相語疇昔  
蒲騷之勝借曰鬪廉之謀今采樵誘敵之策豈亦鬪  
廉教我乎此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縊  
也屈瑕之死生在於伐絞之勝敗驕之於先而蹈之  
於後庸非天欲斃之乎苻堅之治秦一則王猛二則  
王猛猛之死下詔以新失丞相置觀以聽訟其辭至  
兢兢也繼踵而張掖西域之捷交至其心始縱謂天  
下之事止此耳猛雖亡吾豈不能獨辦乎迄自用而  
致淝水之辱向若猛死之後其鋒嘗小挫必不敢遽

輕天下墜之喪國卽屈瑕之喪師也由天子至於庶人免於師傅之嚴而驟欲獨行其志遇事之易者未足喜遇事之難者未足憂蓋先遇其易則以易爲常是禍之原也先遇其難則以難爲常是福之基也世固有以一勝累一國以一能敗一身者矣豈不甚可畏耶

卷四

東萊博議

去

退補齋藏板

男宗廉覆校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五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祭仲立厲公

桓公十一年

○祭仲殺雍糾

桓公十五年

高渠彌殺昭公

桓公十七年

齊人殺子亶

桓公十八年

年 楚殺子南

襄公二十二年

告君子以理告眾人以事所謂眾人者見形而後悟按迹而後明非遽可理曉也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君子於處死生之際固自得於言意之表矣由眾人觀之則天下之可惡者孰有甚

卷五

東萊博議

一

退補齋藏板

於死乎雖申告以義之重然彼不知義果何物口誦心惟淡乎若大羹明水之無味也以無味之言而驅之就其所惡之死吾知其難也曷若告之以事因其素所曉者而入之乎祭仲當宋人之執而不能死必以所惡者莫甚於死也故寧受逐君之名然不數年而有雍糾之謀使仲弗先知則陷厲公之機矣向之死以殉國今之死以怙權其榮辱天淵也當是時雖欲復死於宋其可得乎其後當昭公之弑而又不能死亦必以所惡者莫甚於死也故寧縱弑君之賊不

數月而有首止之會使仲弗先知則隨渠彌之戮矣  
向之死以討亂今之死以從逆其榮辱天淵也當是  
時雖欲復死於昭公其可得乎人之所不可復得者  
生耳今反思死不可復得則孟子所惡有甚於死之  
論非矯情也既達者觀其理未達者觀其事處死之  
道思過半矣然祭仲之處死猶未足爲難也臣之死  
於君死於國職也乃若雍糾將殺祭仲而謀於其女  
楚子將殺子南而告於其子爲其女爲其子者將若  
之何父也君也夫也鼎立爲三綱而世未有能輕重

卷五

東萊博議

二

退補齋藏板

之者也全彼則害此全此則害彼豈非天下之至難  
處而君子所當先講乎曰是不必講也有是事則有  
是理無是事則無是理若雍姬棄疾之事君子之所  
必不遇也伐國不問仁人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  
世之所無也君子之深愛婉容見者意消雖欲微詆  
其親猶忸怩而不能出口矧曰殺之云乎聞君子死  
親之難矣不聞人敢以殺其親之謀告君子也里閭  
之相毀訾者遇其所厚在席必爲之止父子間豈朋  
友比哉雍糾不以雍姬爲可忌而謀之楚子不以棄

疾爲可憚而告之固可占知二人之爲人矣平居暇日誠不足以動人禍已至此告者殺夫不告者殺父左右皆坑谷也果君子則必不至聞此言果聞此言則必非君子兩者烏可並立耶吾之所憂者不能造君子之域耳未有既爲君子而復遇此變者也今綏於爲君子而急於講二人之得失不欲消此變而欲當此變抑末矣故曰雍姬棄疾之事非君子所當講也

盜殺伋壽

桓公十六年

○衛侯放公子黔牟

莊公六年

卷五 東萊博議

三

退補齋  
藏板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爲佳祥而景星雊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爲大異而彗孛飛流龜孽牛禍之異次之是以王季文王迭出於古公之裔武庚祿父實育於商紂之門亦各從其類也衛宣公之無道昏縱悖亂腥聞於天乖戾之氣所召者宜其爲凶爲姦爲逆爲惡而伋壽二子並生其家然則天理有時而舛乎曰是所以爲天理也世皆以人欲滅天理而天理不

可滅彼衛公之家三綱壞矣五典隳矣凡生民之常性皆剝喪而無餘矣而二子之賢忽生於至醜至污之地焉是知上帝之降衷雖在昏縱悖亂之中未嘗不存也二子自幼至長所聞者何語所見者何事而介然自守習不能移豈得之於人乎是天以二子而彰此理之未嘗亡也嗚呼天理固然矣若宣公之無道天反以賢子孫遺之世亦有秉氣而或致祥者乎曰二子之賢君子之所謂祥而衛國之所謂妖也彼以其邪我以其正彼以其濁我以其清每若鑿枘之不相合自淫朋惡黨視之豈不猶妖孽哉讒譖交作致二子之死又致惠公之逐又致黔牟之放又致左右公子之誅其爲變異孰大焉吾是以知天道之不誣秉氣之果致異也天雖降祥人無以承之則祥變而爲異使宣公因二子之賢一念悔悟而復於正正宮闈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風驅雷動萬惡皆消固可以移匏葉桑中之詩而爲漢廣行露之章矣變災爲瑞變乖氣爲和氣特反覆手耳此豈宣公之所及哉宣公固不足責以二子之

卷五

東萊博議

四

退補齋藏板

賢受之於天者如此反不能已衛國之亂者何歟曰黍稷種稙之種受於天也如是而播如是而植如是而耘如是而穫者人也鹵莽滅裂而坐待倉箱之盈可乎二子之受於天者大舜之資也其處頑父嚚母之間終至格姦雖守區區之介死於無名成父母之惡者無他焉所以充養而廣大之者不如舜耳觀二子之生則知天理之不可滅觀二子之死則知天資之不可恃是道也非洞天人之際達性命之原何足以知之哉

卷五

東萊博議

五

退補齋藏板

魯及齊師戰於奚

桓公十七年

邊境非有國者所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繫於邊境聞其有警焉得而不憂嗚呼是所以不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繫於邊境聞其有警而始憂之則未有警之前所講者何事耶平居暇日審形勢定規模簡將帥明斥候者爲此時也烽舉塵起按吾素定之畫次第而行之何憂之有是故聞警而憂者可以占知其無備也聞警而不憂者可以占知其有備也漢丙吉爲相其馭吏見驛騎持赤白囊知虜

入雲中代郡遂歸府白吉恐虜所入邊郡長吏有老  
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科條其  
人吉以是得憂邊思職之褒當是時吉爲相久矣邊  
吏之壯老材否諛不加省見驛騎羽檄之來始科條  
其人一何晚耶自雲中至長安凡幾里自虜入至聞  
警凡幾日兩陣相望呼吸勝敗使果有老病不任兵  
馬者吾恐汰斥之詔未下而覆敗之報已聞矣雖憂  
亦奚以爲善乎魯桓公之言曰疆場之事謹守其一  
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桓公  
之意以謂爲備當在於無事之時苟事之已至汝雖  
謁之吾雖憂之城戍保障非一日二日所能築也矛  
戟車徒非一日二日所能繕也餽餉芻藜非一日二  
日所能儲也亦不過拱手待斃而已桓公之責成疆  
吏亦嚴矣猶有說焉桓公之責疆吏則是而所任以  
守疆場者不知其何人也賢耶其責成固宜不賢耶  
徒委其責而不問吾懼其階禍也付吳起以西河則  
魏不知有秦付李廣以北平則漢不知有狄付羊祜  
以襄陽則晉不知有吳是數公者固不以邊警煩君

卷五

東萊博議

六

退補齋藏板

父爲其君者亦可以委其責而高枕矣人非數公而苟弛其銜轡則掌北門之管者未必不召寇而起釁也此又人君之當戒

桓公與文姜如齊

桓公十八年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兵革者有形之寇也寇環吾城人之登陴者冒風雨犯雪霜窮晝夜親矢石而不敢辭者豈非一失此城則立爲齏粉乎迫大害者固不敢辭小勞欲之寇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郭而人每不能守禮者特以欲

卷五

東萊博議

七

退補齋藏板

之寇人無形可見故狎而翫之耳殊不知有形之寇其來有方其至有時猶可禦也至於無形之寇游宴之中有陷穽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豹焉鄉鄰之中有戎狄焉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於卒然忽然之際非聖人以禮爲之防則人之類滅久矣國君夫人父母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禮也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亦禮也是二禮者人不過以爲別嫌明微耳亦未知其爲甚急也魯桓公及文姜犯是禮以如齊轉盼而罹拉幹之禍身死異

國爲天下笑一失於禮而禍遽至此人其可斯須去  
禮耶君子視欲如寇視禮如城彼其左右前後伺吾  
之失守而將肆其吞噬者不可勝數稍怠則墮其守  
矣吾之所以孤立於爭奪陵犯之場得保其生者非  
天非地非父非母實恃禮以生也無此禮則無此身  
升降俯仰之煩豈不勝於屠戮戕殺之酷弁冕環佩  
之拘豈不勝於刀鋸斧鉞之加人徒見君子常處於  
至勞之地而不知君子常處於至安之地也世俗所  
以厭其煩而惡其拘者亦未見其害耳城之圍於寇  
者樓櫓雖密猶恐其疎隍塹雖險猶恐其平豈有厭  
樓櫓之太密惡隍塹之太險者哉苟人果能眞見無  
形之寇則終日百拜猶恐其逸曲禮三千猶恐其簡  
也况敢厭惡其煩與拘耶

辛伯諫周公黑肩

桓公十  
八年

萬乘之君犯之者未必皆得禍士君子之一言雖千  
百載之後稍犯之則其禍立至何其嚴也辛伯之諫  
周公而謂並后匹嫡兩政耦國纔八字耳總古今亂  
亡之樞而莫能移焉漢高帝犯之而有人彘之禍唐

卷五

東萊博議

八

退補齋  
藏板

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篡晉獻公犯之而有里克之  
釁隋文帝犯之而有張衡之逐齊簡公犯之而有田  
闕之亂齊王芳犯之而有曹馬之爭晉元帝犯之而  
有武昌之叛唐明皇犯之而有范陽之變小犯則小  
受禍大犯則大受禍影隨形響隨聲未有如是之速  
也辛伯曷嘗有厭勝詛盟之術而必其驗哉亦因理  
而言耳天下之甚可畏者莫大於理惟言出於理故  
凜然列八字於千百載之上非雷霆而震非雪霜而  
嚴非山嶽而峻非江海而險非師旅而威非礎質而  
慘尊之者王畏之者霸慢之者危棄之者亡上林夫  
人之席由此而正也青蒲涕泣之諫由此而發也太  
傅獸睡之譏由此而識也尾大不掉之譬由此而生  
也世儒之文詞愈多而理愈寡蓋有書五車而無片  
言之中理者矣辛伯之言如是之約而古今有國之  
大戒咸在焉非所謂文中之欵器歟嗚呼辛伯之言  
真有國者座右銘也爲國者誠能朝覽夕思奉以周  
旋則未讀詩而已知上僭之譏未讀易而已知洊震  
之象未讀書而已知威福之權未讀禮而已知畿甸

卷五 東萊博議

九

退補齋藏板

之制未讀春秋而已知一統之義矣固可配無逸之  
屏而代千秋之鑑也故吾以謂獻丹辰之六箴者不  
如獻辛伯之八字

楚武王心蕩

莊公四年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眾人也凡氣  
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則  
涸氣變則心爲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  
今心隨氣變是志不能爲氣之帥而氣反爲志之帥  
矣氣反爲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爲聽則

卷五 東萊博議

十

退補齋藏板

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御  
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  
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羑里之囚虞芮之朝憂  
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簣之  
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  
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楚武王憑陵  
諸夏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不爲之蕩也迨其  
季年以堂堂之楚師伐蕞爾之隨將授兵而心蕩焉  
蓋武王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耳平

時臨敵而心不蕩者非真能不動也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得不隨之而蕩乎彼鄧曼者方且謂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大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嗚呼所以蕩王心者豈一女子所能知乎鄧曼惟不能知既歸之於天又歸之於鬼神抑不知心卽天也未嘗有心外之天心卽神也未嘗有心外之神烏可捨此而他求哉心由氣而蕩氣由心而出蟲生於稼而害稼者蠹也蚋生於醢而敗醢者蚋也氣生於心而蕩心者氣也鄧曼區區四顧

卷五

東萊博議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而外求猶賊在同室反執市人而訊之愈訊而愈失矣使楚武王而悟此則賊吾心者豈他在耶將不得而遁矣賊既不得而遁善養氣者盍亦鋤治是氣絕其本根以去心之賊乎吁又非也浩然之氣與血氣初無異體由養與不養二其名爾苟失其養則氣爲心之賊苟得其養則氣爲心之輔亦何常之有哉憤亂散越臨死生而失其正者是氣也泰定精明臨死生而得其正者亦是氣也凌煙圖繪之功臣誰非前

日之勳敵耶

鄧三甥請殺楚文王

莊公六年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人之六疾也有以醫自業者語人曰六氣者致疾之源必使無陰陽無風雨無晦明然後疾可除世寧有是理耶不歸咎於人而歸咎於天此天下之拙醫也守身在我而疾不在於六氣守國在我而患不在於四隣何人而不受六氣其獨致疾者必非善守身者也何國而不接四隣其獨被患者必非善守國者也端汝視履嗇

卷五

東坡博議

十一

退補齋藏板

汝精神時汝飲食審汝藥石六氣雖診於汝身何有哉豐汝德澤明汝政刑固汝封疆訓汝師旅四隣雖暴於汝國何有哉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於我之治亂反謂繫於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忘內而憂外何其疎也抑不知亡鄧之原曷嘗專在於楚耶環楚而國者如陳如蔡如鄭如許下至於江黃道柏之屬不可一二數也楚不先加兵而唯急於滅鄧者豈非見鄧有可乘之釁乎吾國有可乘之釁置而不憂顧以鄰敵爲憂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存

焉雖楚國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爲吾憂者未始有極也當是時強凌弱眾暴寡之風徧於天下今日齊人滅譚書於諸侯之策矣明日晉人滅虢又書於諸侯之策矣國有釁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亡鄧豈獨一楚哉必若三甥之計非盡吞四鄰不能奠枕亦迂矣嗚呼四鄰固不可盡吞縱使盡吞亦未可恃以爲安也秦不亡於六國未滅之前而亡於六國既滅之後隋不亡於南北未一之前而亡於南北既一之後亡國之釁夫豈在於鄰敵耶三甥之謀謬戾明甚

卷五

東萊博議

七

退補齋藏板

而世猶有追恨鄧侯不用其言者蓋小人之情咎人而不咎己也用此心以觀古人宜其咎楚而不咎鄧也桀旣放於南巢語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吁桀雖偶能殺湯天下豈能無放桀者耶桀之誣上天虐萬方誅龍逢變末喜可以取亡者擢髮不能盡數也桀皆不之悔而獨悔於不殺湯可謂咎人而不咎己矣桀之爲人非惡不視非惡不聽非惡不言非惡不動造次顛沛無非罪惡僅有不殺湯之一善耳反自悔以爲失是恥一善之尙存欲萬惡之皆備也哀哉

魯莊公圍邾

莊公八年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奮然勁悍與怯相反者小勇也退然溫克與怯相近者大勇也小勇名滿天下大勇名不出家曷謂小勇勝小敵者是已曷謂大勇勝大敵者是已寇敵之來雖多至於百萬知兵者談笑而麾之猶摧枯振槁然豈足爲大敵哉大莫大於心敵忿欲之興鬱勃熾烈內焚肺腑劍不能擊戟不能撞車不能衝騎不能突自古賁育韓白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未嘗不受屈於是

卷五

東萊博議

十四

退補齋藏板

敵也賁育韓白冠古今之勇者也今勝賁育韓白之所不能勝得不謂之大勇乎然戰勝於一心之間非有攻城略地之可紀也非有伏尸流血之可駭也非有獻俘奏凱之可誇也內克莫大之敵而功無毫髮見於世豈識其爲勇乎不特不識其爲勇旣勝忿欲之敵則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平人之所不能平其犯而不校與怯者相去不能以寸世又將以怯名之矣以勇怯相近而難辨者也魯莊公及齊師圍邾邾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公曰我實不

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姑務修德以待時乎且齊魯同伐郕而齊專有其功人情之所必校也莊公斂兵不校罪已而不罪齊抑不知莊公勇者歟怯者歟吾斷之曰莊公蓋怯者也大勇不校大怯亦不校勇者不校是不欲校也怯者不校是不能校也勇者以義不當校故勝其私心而不校心敵且能勝之况區區之外敵乎使遇義所當校者出其餘勇天下已不能當矣不校者勇士之所難也校者勇士之所易也彼魯莊之視齊襄乃君父不戴天之讎義所必校者也

卷五

東萊博議

五

退補齋藏板

反異懦畏怯俛首爲讎人之役坐視其取郕而不校者特畏其強而不敢校耳姑託罪已修德之辭以自解於眾豈其本心哉故不校者莊公之所易也校者莊公之所難也莊公之不校與勇者難易正相反烏得比而同之耶或曰世固有以弱犯強以小犯大不量力而取斃者莊公雖不得爲勇亦庶幾善量力者也曰論義者不論力君父之讎義所必討不幸而力不勝死於讎敵亦足以自獻於先王矣以仇牧之怯豈能勝南宮萬之勇哉閔公之難忘其怯而直前雖

斃於南宮萬之手世未有以不量力罪之者也若是則莊公當與齊爭歟曰莊公忘君父之讎而與齊通又與之連兵而伐郕及不得郕而爭則是爭利之師而非復讎之師也然則莊公之是役爭亦失不爭亦失失在於通齊之始耳一失其始進退上下何往而非罪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卷五

東萊博議

六

退補齋藏板

男宗廉  
彥覆校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六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齊侯見豕

莊公八年

○蛇鬪於鄭

莊公十四年

神降於

莘

莊公十二年

卜偃童謠

僖公五年

狐突遇申生

僖公十年

城鄆有夜登邱

僖公十六年

樞有聲如

牛

僖公十二年

蛇出泉宮

六年

魏顆見老

人

宣公十五年

烏鳴亳社

襄公二十六年

鄭伯有

七年

石言於晉

昭公八年

當璧而拜

昭公十三年

鄭龍鬪

昭公十九年

玉化為石

昭公二十四年

鸛鶴

卷六 東萊博議

來巢

昭公二十五年

龍見於絳

昭公二十九年

退補齋藏板

怪生於罕而止於習赫然當空者世謂之日粲然徧空者世謂之星油然布空者世謂之雲隱然在空者世謂之雷突然倚空者世謂之山渺然際空者世謂之海如是者使人未嘗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耶其所以舉世安之而不以為異者何也習也君蒿悽愴之妖木石鱗羽之異世爭怪而共傳之者以其罕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有祲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有東必有西有晝必有夜也亦

何怪之有哉夫子之不語怪者非懼其惑眾也無怪之可語也左氏嗜怪時神怪之事多出其書范甯闢之以誣說者是之吾謂載之者非闢之者亦非也載之者必以爲怪而駭其有闢之者必以爲怪而意其無一以爲有一以爲無至於心以爲怪則二子之所同病也人不知道則所知者不出於耳目之外耳目之所接者謂之常耳目之所不接者謂之怪凡所謂怪者其辨而競爭之至於耳目之所常接者則輕之曰是區區者吾既飫聞而厭見之矣何必復論哉抑不知耳之所聞非真聞目之所見非真見也耳之所聞者聲爾而聲聲者初未嘗聞目之所見者形爾而形形者初未嘗見日星也雲雷也山海也皆世俗飫聞而厭見者也至於日星何爲而明雲雷何爲而起山何爲而峙海何爲而濘是孰知其所所以然者乎其事愈近其理愈遠其迹愈顯其用愈藏人之所不疑者有深可疑者存焉人之所不怪者有深可怪者存焉吾日用飲食之間行不著習不察尙莫知其端倪反欲窮其辭於荒忽茫昧之表何其舛於先後也天

下皆求其所聞而不求其所以聞皆求其所見而不求其所以見使得味於飮聞厭見之中則彼不聞不見者亦釋然而無疑矣子路學於夫子以事鬼神爲聞又以死爲問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而已生者吾所目知所不知者死而已吁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安有知此而不知彼者哉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問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知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知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真實語世儒乃或以爲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故白刃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死生鬼神之際子路其自知之矣在睽之歸妹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其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幽明實相表裏幽鄰於明明鄰於幽初未嘗孤立也是爻居睽之終子然孤立睽幽明而爲兩塗睽生疑疑生怪故負塗之豕載車之鬼陰醜詭幻無所不至

卷六

東萊博議

三

退補齋藏板

然至理之本同然者終不可睽疑則射解則止疑則  
寇解則婚向之疑以爲怪者特未能合幽明爲一耳  
猶陽之發見陰之伏匿陽明陰幽常若不通及二氣  
和而爲雨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孰見其異哉陰陽  
和而爲雨則羣物潤幽明合而爲一則羣疑亡融通  
灌注和同無閒平日所疑蕩滌而不復存矣子路之  
問人鬼死生睽而不合旣聞夫子之言豈非遇雨而  
羣疑亡乎左氏與子路同遊夫子之門者也猶不能  
除嗜怪之習然則夫子之雨亦擇地而降歟曰非也

卷六

東萊博議

四

退補齋藏板

五日霏微十日霖霖而枯荄槁木不能沾涓滴之澤  
焉非雨之有所吝我無以受之也我無以受之則日  
見降雨猶爲不遇雨日見聖人猶爲不遇聖人左氏  
遇聖人而蒙蔽是誰之罪耶

齊公孫無知弑襄公

莊公八年

咎旣往者易爲說扶將傾者難爲功樂論病而憚治  
病此人之通患也齊公孫無知之弑襄公論者本其  
禍端歸之僖公其說曰國無二統禮無二嫡基於衣  
服禮秩之微而成於篡弑戕奪之酷齊之禍庸非僖

公爲之乎嗚呼此論病也非治病也當僖公之時獻  
此言可矣及襄公之時始爲此言何其晚耶追論前  
日之失而不能已今日之禍君子不貴也君子不幸  
而立襄公之朝寧肯徒救旣往一無規畫拱手而待  
禍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而無不可除之患未然之  
前吾則有防患之術已然之後吾則有救患之術唯  
所遇何如耳在襄公世禍患已成防患之術旣往而  
不必論請獨論救患之術恩與怨親與讎人皆以爲  
不可並也殊不知易恩者莫如怨易親者莫如讎公  
孫無知雖託於公族而僖公假以非分之寵上偏正  
嫡方襄公居東宮之時以人情度之豈能不忌且恨  
哉僖公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想無知之心自知襄  
公必償其宿忿投於廢紬疏棄之域矣使襄公釋然  
待之加厚則無知必謂本當見怨反得恩焉本當見  
讎反得親焉吾何以得此於彼哉始以爲虎今乃吾  
之父始以爲狼今乃吾之兄旣得望外之施亦必思  
望外之報矣然則向之怨所以彰今日之恩也向之  
讎所以彰今日之親也襄公果知出此則變無知悖

卷六

東萊博議

五

退補齋藏板

逆之心爲忠義之心非徒可以除患抑又可以召福  
矣昔漢定陶王少而愛長多材藝元帝奇之母昭儀  
又幸幾代皇后太子成帝卽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  
他王元帝開其隙而成帝能合其隙此所以有僖公  
之失而無襄公之禍也成帝之心思吾親不可得而  
見見吾親之所愛者猶見吾親焉吾親旣沒無所致  
其孝今厚吾親之所厚是亦厚吾親也愛親之心方  
篤萬慮皆不能入其胸次自親之外無復他念何暇  
省記吾一身之嫌隙乎苟微見疇昔之隙必吾愛親  
之心已少弛矣忘親之愛而思己之隙先已後親固  
已墮於不孝矧又報之乎如意之於諸呂植之於魏  
攸之於晉死亡相尋吾未嘗不恨惠文武三帝之愆  
於孝也安得以成帝之風警之乎雖然先君之所愛  
從而愛之孝也苟欲而不制馴致叔段州吁之亂則  
將奈何曰愛之必欲全之授之以權而長其惡是致  
之於死地也焉得愛

卷六

東萊博議

六

退補齋藏板

齊桓公入齊

莊公九年

魯莊公忘父之讎而納子糾管敬仲忘主之讎而事

桓公齊桓公忘身之讎而用管仲不可忘者父讎也  
忘其不可忘莊公之罪也可忘者身讎也忘其可忘  
者桓公之義也獨管仲之事論者疑焉子糾其主也  
桓公其主之讎也不死其主而相其讎宜若得罪於  
名教今反見稱於孔子此論者之所共疑也競騶驥  
者至伯樂而定競是非者至孔子而定既經孔子豈  
復容異同之論乎雖然無所見而苟異聖人者狂也  
無所見而苟同聖人者愚也已則無所見徒假聖人  
以爲重曰伯樂所譽其馬必良孔子所譽其人必賢  
使有問其所以良其所以賢者必錯愕吃訥左右視  
而不知所對矣隨伯樂而譽馬者未免爲不知馬隨  
孔子而譽人者未免爲不知人天下之事知當自知  
見當自見伯樂之鑒初無與於吾之鑒也孔子之智  
初無與於吾之智也管仲之是非聖人固有定論矣  
抑不知反求吾心果定歟不定歟吾之心不知所定  
而苟隨聖人以爲定是以名從聖人而非以實從聖  
人也君子之學從實而不從名吾心未定雖聖人之  
言不能使之定是豈妄疑聖人之言者哉其從聖人

卷六

東萊博議

七

退補齋  
藏板

以心不以貌此真從聖人者也是故聞孔子稱管仲  
之言必當求孔子稱管仲之意孔子之意豈以管仲  
所枉者寡而所直者眾耶所誑者小而所伸者大耶  
嗚呼枉尺直尋在聖門中無是事也又况事讎之枉  
不得爲寡誑道信身在聖門中無是事也又况事讎  
之誑不得爲小然則孔子之意果安在耶糾之與桓  
公均非正嫡也均非當立也然春秋書納糾而不繫  
以子薄昭言殺弟而不謂之兄是糾少而尤不當立  
者也向若桓公殺糾於未入齊之前則是兩公子爭

卷六

東萊博議

八

退補齋  
藏秘

國而相殺者耳管仲讎桓公可也當乾時之戰桓公  
之位已定社稷既有奉矣民人既有歸矣是桓公者  
齊之君也糾者齊之亡公子也以亡公子而欲干國  
之統桓公以君拒臣糾以臣犯君曲直主客之勢判  
然矣桓公旣得鹿而追治逐鹿之罪滅親親之恩固  
可深責然以齊君而殺齊之亡公子非兩下相殺者  
也君之殺其臣雖非其罪爲臣之黨者敢以爲讎乎  
此管仲所以事桓公孔子所以許管仲也人第知管  
仲之事讎耳孰知仲之不當讎桓公哉知仲之不當

讎桓公則知仲實未嘗事讎也苟徒信孔子之言而不復深考其所以言則反君事讎皆將自附於管仲矣噫仲果反君事讎則雖萬善不足以贖况區區之伯功耶

齊魯戰長勺

莊公十年

○士蔭諫晉侯伐虢

莊公二十七年

迂儒之論每爲武夫所輕鉦鼓震天旌旄四合車馳轂擊百死一生而迂儒曲士乃始緩視闊步誦詩書談仁義於鋒鏑矢石之間宜其取踞牀溺冠之辱也魯莊公與齊戰於長勺兩軍相望此爲何時而以聽

卷六

東萊博議

九

退補齋藏板

獄用情對曹劌之問戰何其迂闊而遠於事情耶是言也持以語宋襄陳餘則見許矣持以語孫武吳起則見侮矣彼曹劌遽以一戰許之意者劌亦迂儒曲士之流歟觀其從莊公戰以我之盈乘齊之竭以我之整逐齊之亂機權韜略與孫武吳起並驅爭先初非宋襄陳餘儕匹也使莊公之言誠迂闊而不切事情豈足以動劌之聽耶其所以深賞而亟許之者殆必有說也馬之所以不敢肆足者銜轡束之也臣之所以不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銜轡敗然後見馬之

真性法制弛然後見民之真情困之不敢怨虐之不敢叛者劫於法制耳大敵在前搶攘駭懼平日之所謂法制者至是皆渙然而解散矣法制既散真情乃出食馬之恩羊羹之怨恩恩怨各肆其情以報其上苟非暇豫之時深感固結於法令之外亦危矣哉凡人之易感而難忘者莫如窘辱怵迫之時子羔爲衛政則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則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親則子之足此乃子報怨之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君之治

卷六

東萊博議

十

退補齋藏板

臣也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此臣之所以脫君也蓋人方在縲紲之中錙銖之施視若金石毛髮之惠視若邱山子羔一有司耳徒有哀矜之意初無哀矜之實其遇寇難人猶且報之若是况莊公君臨一國小大之獄皆必以情及其遇寇人之思報豈子羔比耶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昔居死地嘗受其賜今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賜哉民既樂爲之死則陷堅卻敵特餘事耳莊公之言吾見其切而

不見其迂也吾嘗論古人之言兵與後人之言兵迥然不同曹劌問何以戰公始對以惠民劌不以爲然則對以事神劌又不以爲然則對以聽獄三答曹劌之問略無片言及於軍旅形勢者何耶蓋有論戰者有論所以戰者軍旅形勢者戰也民心者所以戰也二者猶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問所以戰而答之以戰是問楚而答燕也晉士爲諫晉侯伐虢亦曰虢公驕若驟勝必棄其民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當時之論兵者每如此魯莊公

卷六

東萊博議

十一

退補齋藏板

晉士薦在春秋時未嘗以學術著名而所論鉤深致遠得戰之本豈非去古未遠人人而知此理耶唐柳宗元號爲當代儒宗其論長勺之役乃謂徒以斷獄爲戰之具吾未之信乃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所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吾是以知春秋之時雖不學之人一話一言有後世文宗巨儒所不能解者也况當時所謂有學術者耶况上而爲三代爲唐虞者耶新學小生區區持私智之蠹而欲測古人之海妄生譏評聚訟不已多見其不知量也

禹湯罪已桀紂罪人

莊公十一年

近禹湯者莫如桀紂禹湯大聖也桀紂大惡也其相去之遠不啻天淵何爲其相近也禹湯善之極桀紂惡之極善惡二也其所以行之者一也禹湯歸功於人桀紂亦歸罪於人禹湯功冠天下皆推而歸之人曰此左右之功此羣臣之功此諸侯之功此萬姓之功自視不見有一毫之功焉桀紂罪冠天下皆推而歸之人曰此左右之罪此羣臣之罪此諸侯之罪此萬姓之罪自視不見有一毫之罪焉然則禹湯歸功

卷六

東萊博議

三

退補齋藏板

之心豈非卽桀紂歸罪之心乎禹湯歸罪於己桀紂亦歸功於己禹湯引天下之罪而歸之己曰此我之愆非汝之愆此我之責非汝之責欲以一身盡代天下之罪焉桀紂引天下之功而歸之己曰此我之謀非汝之謀此我之力非汝之力欲以一身盡攘天下之功焉然則禹湯歸罪之心豈非桀紂歸功之心乎由是觀之禹湯之所以爲善乃桀紂之所以爲惡者也使禹湯移歸功之心爲歸罪之心則桀紂矣使桀紂移歸罪之心爲歸功之心則禹湯矣惟聖罔念作

狂惟狂克念作聖且聖暮狂特翻覆手耳人之所甚尊而不敢仰望者禹湯也人之所甚賤而不足比數者桀紂也平居自期以謂吾雖自奮必不能爲禹湯吾雖自畫必不至爲桀紂今觀自狂入聖如此之易則吾有時爲禹湯矣安得而不喜自聖入狂亦如此之易則吾有時而爲桀紂矣安得而不懼一念之是咫尺禹湯一念之非咫尺桀紂誘於前迫於後則善豈待勉惡豈待戒哉凡人之學太高則驕太卑則怠二者學者之大病也苟思去禹湯爲甚近怠烏乎生

卷六

東萊博議

三

退補齋藏板

又思去桀紂爲甚近驕烏乎生聖狂二法更相懲勸驕怠二病更相埽除或輓之或推之此顏子所以欲罷不能也歟久矣世之不知此理也而臧文仲獨知之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判禹湯與桀紂以人已之兩語意者古之遺言歟至其論公子御說之宜爲君則流入於瞽史之學惜乎狐裘而羔裘也吾又嘗論之禹湯能收天下之惡桀紂能長天下之惡天下之人忿爭貪暴眾惡蔓延徧布海內禹湯皆斂之於己以爲己罪人見禹湯之罪

已忿者平等者息貪者愧暴者悔禹湯一罪已而盡  
收天下之惡使歸於善天下皆歸於善是亦禹湯之  
善也雖曰罪已然天下功孰有居禹湯之右者哉禹  
湯所收者惡所得者善所引者罪所得者功何耶蓋  
既除稂莠何必復求稼之茂既除塵垢何必復求鏡  
之明但收其惡不必求善惡既盡則善將焉往哉此  
所以收惡而得善也引罪而得功也桀紂安於爲惡  
不自咎而咎人天下亦從而相咎本所犯者一惡耳  
諱其惡而不自咎詐也嫁其惡而咎人險也變一惡  
而數惡日滋月長自十而百自百而千自千而萬覆  
國亡身遺臭後世由不能收天下之惡而長天下之  
惡也禹湯受其罪而終不能汙桀紂辭其罪而終不  
能逃一興一亡邈然遼絕揆厥本原不過差之辭受  
之間而已吾是以益知其相近雖然大聖大惡相近  
若此屠酷盜賊翻然爲善者尙多有之未聞有既聖  
而復爲惡者何也曰河之險入則死出則生生死之  
分纔跬步人固有陷其中而得脫者矣豈有既出而  
復肯入者哉

卷六

東萊博議

古

退補齋  
藏板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七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宋萬弒閔公

莊公十年

陞戟警蹕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岸嶺迎笑光武之待馬援也以述之肅反取井蛙之譏光武之嫚而援委心焉然則樸遯小禮果非所以待豪傑耶英雄豪悍之士磊落軼蕩出於法度之外爲君者亦當以度外待之破崖岸削邊幅拊背握手以結其情箕踞盛氣以折其驕嘲誚譁浪以盡其懽慷慨歌呼出肺腑相

卷七

東萊博議

一

退補齋藏板

示然後足以得其死命是非樂放肆也待豪傑者法當如是也南宮萬之勇聞於諸侯宋閔公靳侮之者豈非欲略去細謹自謂得待豪傑之法耶然終召萬之怨至於見弒何也袒裼暴虎必馮婦而後可怯夫而試馮婦之術適足以廁虎牙耳古之嫚侮者莫如漢高帝高帝之嫚侮豈徒然哉踞洗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嫚罵以挫趙將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用不測之恩降霜霰於炎蒸之時轟雷霆於閉翳之際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高帝所以能鼓舞

一世也無鼓舞豪傑之術拘則爲公孫述縱則爲宋  
閔公何往而不敗哉噫此不足論也若高帝鼓舞豪  
傑之術其至矣乎曰未也術必有時而窮高帝媿侮  
之患卒見於暮年此所以厭拔劍擊柱之爭而俯就  
叔孫通之儀也高帝豈不欲早用叔孫通之儀哉彼  
見其所謂儀者拘綴苛碎決非武夫悍將所能堪天  
下未定而遽行之必失豪傑之心故寧蔑棄禮法而  
不顧殊不知名教之中自有樂地豈叔孫輩所能測  
哉采薇出車東山之詩雨雪寒燠草木禽獸僕馬衣  
裳室家婚媾曲盡人情呢呢如兒女語文武周公之  
待將帥開心見誠蓋如此初未嘗如陋儒之拘亦不  
至如後世之縱也高帝明達最易告語惜乎無以是  
詩曉之

息媯過蔡

莊公十年

○楚滅息入蔡

莊公十四年

子元

振萬

莊公二十八年

鬪班殺子元

莊公三十一年

陳夏

徵舒殺靈公

宣公十年

申公巫臣聘夏姬

成公二年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成公十年

叔向取申

公巫臣氏

昭公二十八年

卷七

東萊博議

二

退補齋藏板

一息媯而產三國之禍一夏姬而合四國之爭甚矣  
色者禍之首也吾嘗攷息媯夏姬之終始憫之未已  
而有所疑焉疑之未已而有所感焉譽女之色者必  
曰傾城傾國嗚呼此何等不祥語也有士於此嘗傾  
人之城嘗傾人之國世必指爲不祥之人矣必畏而  
惡之矣至於女則反夸其傾城傾國求之唯恐不及  
焉在士則爲醜名在女則爲美名如息媯夏姬亡人  
之身亡人之國不可一二數前車覆後車隨前舟溺  
後舟進明知其禍而競逐之彼碌碌者猶不足道也

卷七 東萊博議

三

退補齋  
藏板

以巫臣之智叔向之賢亦皆甘心焉此吾之所疑也  
旣而思之意有所重則愛有所移莫親於身莫厚於  
族莫大於國一念昏惑醉於聲色之美尙能棄平日  
之所甚重者猶傲屣况醉於理義之味者乎其見危  
致命以砥質爲枕席以鼎鑊爲池沼固無足怪世之  
求生害仁者特未知爲善之味爾此吾之所感也抑  
吾又有所深感者焉申公巫臣諫莊王子反納夏姬  
而終挾夏姬以出走陽以正義拒之而陰取之其險  
譎人之所共惡宜子反欲錮之於晉也共王則曰其

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人皆以爲  
險共王獨以爲忠何耶共王之心以謂因彼僞言成  
吾眞善吾蒙其益足矣彼之行詐足以自損吾何預  
焉在我則益在彼則損哀之可也怨之不可也深味  
其言廣大寬博凡猜阻忌刻之心冰解凍釋蕩然不  
留人君誠佩是言以納諫則但采葑非何恤下體但  
薦蘋藻何嫌澗濱吾能納規諫則爲君之責塞矣其  
誠其僞其狂其詐皆諫者之事也非吾事也吾方急  
於聽納求免吾之責亦何暇憂人之憂哉雖堯之稽

卷七

東萊博議

四

退補齋  
藏板

於眾舜之取諸人以爲善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噫人  
心之取舍有大不同者想巫臣之在晉必竊笑楚國  
受吾之欺而夏姬爲吾之所得是楚失計而我得計  
也共王之在楚亦必竊笑巫臣能解先君之惑而自  
不免於惑是巫臣失計而楚得計也巫臣之笑共王  
之笑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矣攷之於傳巫臣以陽  
橋之役奔晉實共王卽位之三年也共王生十年而  
卽位當巫臣之出奔其齒纔十有三耳以十有三齡  
之童子其發言可爲萬代納諫之法非有大過人之

資能之乎共王有大過人之資不能充養威權下移雖知巫臣之無罪坐視子反之徒屠戮其族曾莫能制召怨生敵爲國大患聰敏之不足恃如此吾未嘗不慨然深感也共王雖不能踐是言然其言實典謨訓誥之所未發聽言者當寶之以爲元龜蓋天欲以是寶遺後世借共王之口而發之耳後世之君蓋亦曰共王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後世謀也則忠

鄭厲公殺傅瑕原繫

莊公十四年

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

卷七

東萊博議

五

退補齋藏板

無助國家之難攻其外而無應於內則攻者亦將窮而自止無宰嚭則越不能亡吳無郭開則秦不能亡趙無鄭譯劉昉則隋不能亡周無裴樞柳燦則梁不能亡唐是數國者非其人之內叛人孰能取之故曰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天下未有皆助惡者也爲惡者未有皆得天下之助者也彼爲惡者惟欲人皆中立無所偏助如里克之於驪姬王祥之於司馬馮道之於五季陰拱默居坐觀成敗則吾事濟矣故曰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無助是故禍莫甚於內叛

姦莫甚於中立二者之罪孰爲大曰中立之罪爲大  
是何也內叛之罪易見中立之罪難知人臣之叛君  
卽讎者五尺童子皆知疾之雖所謂讎敵者資之以  
集事亦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何者以其叛君而  
趨我也君且叛之而況於人乎今日爲我所誘而叛  
君安知他日不爲人所誘而叛我乎吾位未定則借  
之以成功吾位既定則除之以防患此傅瑕叛子儀  
而納厲公終不免於厲公之誅也乃若原繁之自爲  
謀可謂密矣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歷忽壘儀突之

卷七

東萊博議

六

退補齋  
藏板

變國四易主汎然中立舉無所助人則事之出則捨  
之視君如傳舍不置欣戚於其間依阿取容優游卒  
歲既不爲人所愛亦不爲人所憎固可以獨全於艱  
危之時自古之持位保祿者率用此術雖遇明主亦  
未易察其爲姦也厲公以私憾殺之固非其正天其  
或者假手於厲公以大警爲臣者歟觀繁對厲公之  
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信如是說則  
苟據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篡亦君也僭亦君也盜  
亦君也讎亦君也爲臣者皆操此心則人君將安所

恃乎甚矣繁之姦也嗚呼論人臣之罪者至叛逆而極然事克則卿不克則烹成敗猶居其半也至於中立者自謂無往而不得志國有存亡君有興廢時有治亂民有安危吾之爵秩常自如也彼何預於我哉其用心可謂姦之尤者矣中立如原繁有時而干厲公之誅則世之取容者果可以長無禍乎吾故表原繁之誅以風中立之士云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

莊公十年

吏之守帑者以財假人謂之盜將之守邊者以地假

卷七

東萊博議

七

退補齋藏板

人謂之叛財之在帑者非吏之財也地之在邊者非將之地也財非其財而擅施焉地非其地而擅棄焉其排抵譴訶也宜哉爲官守帑者吏也爲國守邊者將也爲天守名分者君也專財與地得罪於人則專禮以假人者豈不得罪於天耶天未嘗以名分與人君特寄之人君俾守之耳輿地廣輪之博版籍生齒之繁甲兵卒乘之雄象犀金縉之富皆君之有獨名分者非君之有也天以四海九州全付人君惟吝於名分何耶蓋名分者四海九州之所自立人之所輕

天之所重也周惠王不知天之所重誤視名分爲已物輕以假人而不甚惜當虢公晉侯之來朝惠王謂公侯相去一間耳賜賚之際有所厚薄吾心憊然於是等其玉與馬之數不爲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多寡寡不可亂也假天之秩以爲私惠何以繼天而子元元乎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惠王既假晉以公禮矣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遽敢爾耶剝廬則及牀剝牀則及膚庶人而僭士禮

卷七 東萊博議

八

退補齋藏板

是僭大夫之漸也士而僭大夫禮是僭諸侯之漸也大夫而僭諸侯禮是僭天子之漸也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况公侯之近且貴乎吾觀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特較公侯璧馬之多寡也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隄雲橫屹如山嶽其視尺寸之土

若不能為隄之損益也然水潦暴至勢與隄平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原莊公逆王后於陳

莊公二十一年

○蘇公奉子頹

莊公

十九年

王處櫟

莊公二十一年

鄭伯虢公納王

莊公

二十一年

會於首止

僖公五年

惠王崩

僖公七年

盟

於洮

僖公八年

王子帶召戎

僖公十一年

王子帶

卷七

東萊博議

九

退補齋藏板

奔齊

僖公二十二年

湫言

王子帶

僖公三十三年

滑人叛鄭

僖公二十二年

富辰請召王子帶

僖公二十二年

二年

襄王以狄伐鄭以狄女為后大叔以狄

師攻王王使告難

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納王

僖公二十五年

年五

天下之事遠近隱顯之所在初未嘗有定名古非遠也今非近也古之事非隱也今之事非顯也惟吾心之所見如何耳今之所謂甚近而易見者莫如身之所親歷也惠王身被子頹篡奪之禍而復寵子帶鄭

伯身見子頽徧舞之僭而復奏備樂襄王身經子帶  
召戎之變而復親戎狄身遇之而復身蹈之何耶人  
心蔽於此者忘於彼惠王蔽於愛故雖近被篡奪之  
害已如異世而忘之矣鄭伯蔽於侈故雖近見徧舞  
之僭已如異世而忘之矣襄王蔽於忿故雖近經召  
戎之變已如異世而忘之矣是三君者心一有所蔽  
雖耳目之所親接者視之惘然如異世事况欲責紂  
使鑒數百年前之桀責幽厲使鑒數百年前之紂難  
矣哉故嘗論之心有所蔽則以今爲古心無所蔽則

卷七

東萊博議

十

退補齋  
藏板

以古爲今矣是何也心有所蔽則觸情縱欲釁在前  
而不見戮在後而不知身所親歷曾未踰時若醉若  
夢視之猶太古鴻荒之世不復省錄此以今爲古也  
惠襄鄭伯之類是也心無所蔽則六通四闢合千載  
爲一朝合萬代爲一世與古聖賢更相授受更相酬  
酢於無聲無臭之中而同無間此以古爲今也舜文  
若合符節之類是也以古爲今以今爲古特在吾心  
之通與蔽耳曷嘗有定名哉嗚呼人心不可有所蔽  
也處當世之事而蔽於私情則雖易見之禍有不能

見焉論異世之事而蔽於陳迹則雖易見之理有不能見焉惠襄鄭伯既蔽於私情而不能見其禍矣後世論之亦未免蔽於陳迹也自其迹觀之則鄭伯首倡納惠王者虢公從鄭伯而納惠王者鄭功大而惠王反薄之虢功小而惠王反厚之世皆疑惠王待鄭之薄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見子帶之禍世皆悔富辰導子帶之失也惠王失位於齊桓伯諸侯之時襄王失位於晉文伯諸侯之時納襄王者在晉而納惠王者不在齊世皆咎齊桓之納王綏也揆之以理則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齊桓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是豈有難見之理哉兩人交訟其行賂多出於理之曲者蓋恃直則不必賂也鄭恃功之大而守其常虢憚功之小而獻其諂功已往而易忘諂方至而易惑此惠王之所以厚虢而薄鄭歟劉文靜裴寂俱唐室功臣然首建大義皆文靜之謀非寂敢望也高祖厚寂而薄文靜者文靜以其功寂以其諂耳人情豈相遠哉故曰惠王之待鄭

卷七

東萊博議

十一

退補齋藏板

薄本無可疑兄弟當親戎狄當疏子帶之不可絕政  
如戎之不可通也富辰教襄王親其所親疏其所疏  
本無二說使襄王納其諫而不與狄通則子帶何自  
而成其惡乎苟與狄通雖無子帶猶不免於亂也自  
古與戎狄共功者未有不爲其反噬唐之回紇晉之  
契丹始借其力終罹其患彼二國者亦豈有子帶之  
豐召之耶爲襄王者當以與狄通爲悔不當以召子  
帶爲悔也故曰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天子猶父  
也諸侯猶子也父有難一子居近而能救之爲諸子  
者幸其父之免足矣何必競其功耶齊桓伯天下鄭  
號納王而齊桓未嘗爭其功當是時風俗猶厚也及  
襄王之出晉與秦俱欲納王晉文辭秦師而獨擅其  
功外傳記子犯之言曰君盍納王若不納秦將納之  
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是猶一子欲專救父之名拒  
諸子使不得前其心不在於父而在於名安得爲孝  
乎吁亦薄矣然則齊桓晉文孰爲咎耶故曰齊桓之  
緩於納王本無可咎後世之論疑其所不當疑悔其  
所不當悔咎其所不當咎



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其可乎祭在人饗在神  
諫在臣聽在君有孔子而魯不治者諫在孔子而聽  
在魯侯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  
王也孔孟急於救世豈在鬻拳下乎然寧坐視齊魯  
之失道終不肯強齊魯之君者盡臣之職而不敢越  
臣之職也鬻拳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分之一而  
遽欲脅君乎當鬻拳臨楚子以兵及其拒楚子不納  
也幸楚子不以爲忤耳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  
何術以繼之乎使是時不幸爲楚子所誅則陷於逆

卷七

東萊博議

古

退補齋  
藏板

亂其心迹終無以自見於後世矣鬻拳亦知其不可  
繼自謂吾心忠而迹逆心順而迹悖故以刖足之心  
明吾兵諫之迹後世若學吾之兵諫蓋學吾之刖足  
吾之刖足不可學則吾之兵諫亦不可學也聖人之  
道欲後世之皆可學鬻拳之道欲後世之不可學何  
其與聖人異耶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刖足壞於前而  
修於後開於前而閉於後隨作隨救焦然不寧吾恐  
聖人之舉事不如是之煩且勞也道有樞言有會柁  
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夫豈在於用力耶古之人固

有廣廈細旃之上從容片言基治平之原者固未嘗  
動聲色費辭說也牽裾折檻已爲下策况動干戈於  
君側耶苟卿儒之陋者也其論諫諍輔拂乃曰自能  
率羣臣百吏相與強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  
國之大患謂之輔拂之說卽鬻拳之說皆欲以力强  
其君者也匹夫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苟欲與  
君較力是丐者與猗頓較富也危矣哉

陳敬仲辭卿飲桓公酒

莊公二十二年

人之嗜進而不知止未有不由子孫累者一身之奉

卷七

東萊博議

五

退補齋藏板

易足也一身之求易供也其所以嗜進而不知止者  
特欲爲子孫無窮之計耳吾身不能常存主眷不能  
常保身未沒眷未衰之時厚集權寵以遺後之人一  
失此機子孫將何所庇乎此所以爵愈高而心愈躁  
祿愈豐而心愈貪也陳氏之在齊其子孫莫強焉竊  
意敬仲入齊之始其所以遺子孫者必甚厚反覆攷  
之則大不然人皆求權位以遺子孫齊桓公使之爲  
卿位旣高矣而敬仲辭之人皆結眷寵以遺子孫齊  
桓公飲其家至欲繼之以燭寵亦深矣而敬仲又辭

之敬仲雖安於恬退曷不少享齊公之美意以爲子孫之託耶嗚呼是乃敬仲深託其子孫於齊也人之所以多求位與寵者不過欲子孫用之不盡耳抑不知吾盡取其位安得餘位以遺子孫乎吾盡取其寵安得餘寵以遺子孫乎敬仲所以不處齊卿之位者恐其位之盡也不當夜宴之寵者恐其寵之盡也齊敬仲每有不盡之懷故其子孫亦每有不盡之澤是辭一卿之秩而開一世之基辭一夕之宴而得數百年之眷深矣哉敬仲託其子孫於齊也至於田和席敬仲之業既滿而溢篡竊齊國六七傳而遂亡以損而興以滿而滅豈非盈者天地鬼神之所共惡耶君子之立朝使君有慊心則可使君有厭心則不可樂歲之肉如藿凶歲之藿如肉富家之帛如布貧家之布如帛貴生於不足而賤生於既足也勢盈位極爲君所厭身且不保而况子孫乎宋劉湛之事文帝其始帝與語視日早晚惟恐其去其後亦視日早晚惟恐其不去文帝既厭湛而湛獨冒寵宜其不免於誅也使湛當文帝惟恐其去之時翻然引去則文帝之

卷七

東萊博議

十六

退補齋藏板

與湛常有無窮之思是知愛極則移高極則危由古至今用過其量見險不止未有能全者也用過其量者固召釁而集禍矣彼人與位相稱者其可以無慮歟曰亦未可以安枕而臥也謝安之隱東山也晉國慕之惟恐其不起也及其既出高崧謂之曰卿高臥東山諸人每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將如卿何安有愧色蓋天下望安之久矣一旦爲蒼生而起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不獲者求得今之責我者皆昔之慕我者也未出則爲人所慕既出則爲人所責未出則人恐失我之賢既出則我恐失人之望憂樂勞逸豈可同日而語耶然則豈特用過其量者爲不可卽人與位相稱者亦未易處也

卷七

東萊博議

十七

退補齋藏板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八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懿氏卜妻敬仲莊公二十二年○晉侯賜畢萬魏閔公元年

成季將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閔公二年

秦伯卜伐晉僖公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

於秦僖公十五年梁嬴孕過期卜招父卜之僖公十七年

晉侯卜納王僖公二十五年齊侯戒師期

而有疾文公十八年晉楚遇於鄆陵晉侯筮之

吉成公十年施氏卜宰成公十七年穆姜薨於

卷八 東萊博議 一 退補齋藏板

東宮襄公九年宋公享晉侯襄公十年鄭皇耳侵

衛孫文子卜追之襄公十年崔子卜妻齊棠公

之妻襄公十五年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襄公二十年

晉侯有疾問崇於子產昭公元年穆子之

生莊叔筮之昭公五年孔成子卜立靈公昭公七年

南荆將叛枚筮之示子服惠伯昭公十二年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僕句以下昭公二十二年

晉趙鞅卜救鄭哀公九年楚卜子良為令

尹哀公十年巴人伐楚楚卜帥哀公十二年

物莫不有先礎先雨而潤鐘先霽而清灰先律而飛  
蟄先寒而閉蟻先潦而徙鳶先風而翔陰陽之氣渾  
淪磅礴於覆載之間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如券契  
符鑰無毫釐之差何也通天地一氣同流而無間者  
也一物且然而况聖人備萬物於我乎聖人備萬物  
於我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聚散慘舒吉凶  
哀樂猶疾痛疴癢之於吾身觸之卽覺干之卽知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仰而觀之榮  
光德星機槍枉矢皆吾心之發見也俯而視之醴泉

卷八

東萊博議

二

退補齋  
藏板

瑞石川沸木鳴亦吾心之發見也玩而占之方功義  
弓老少奇耦亦吾心之發見也未灼之前三兆已具  
未揲之前三易已彰龜既灼矣著既揲矣是兆之吉  
乃吾心之吉是易之變乃吾心之變心問心答心叩  
心酬名爲龜卜實爲心卜名爲著筮實爲心筮水中  
之天卽水上之天也鑑中之面卽鑑外之面也著龜  
之心卽聖人之心也天天相對面面相臨心心相應  
混融交徹混然無際敗甲朽株云乎哉故曰聖人不  
須卜筮在聖人觀之拂龜布著已爲煩矣况區區推

步揣摩之煩耶卜筮之理嘗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已一吉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神禹之疇矣曰龜從筮從而已一從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武王之誓矣曰朕夢協朕卜而已一協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浴食而已一食之外無他語也至於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心愈疑而說愈鑿說愈鑿而驗愈疎附之以瞽史之習雜之以巫覡之妄千蹊百徑庶幾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殆見心勞而日拙矣左氏之所

卷八

東萊博議

三

退補齋藏板

載是也或曰左氏所載卜筮之事巧發奇中動心駭目其驗若此奚其疎曰左氏起隱迄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若天子若諸侯若卿大夫若士庶人竊意其卜筮之數約而計之猶不啻數萬也左氏載其驗於書者纔數十事耳是數十事者聚於左氏之書則多散於二百四十二年則希闕寂寥絕無而僅有也乃若誕謾無驗不傳於時不錄於書者吾不知其幾萬矣安得不謂之疎耶就左氏之所載彼善於此者如穆姜荀營子服惠伯之屬猶庶幾焉是雖未足少議

聖人之益然類能信其心之所安而不奪於瞽史之說近之矣不信瞽史是真信著龜者也是心之外豈復有所謂著龜者耶噫桑林之見妄也僕句之應僭也臺駘實沈之崇妖也彼著龜之中曷嘗真有是耶妄者見其妄僭者見其僭妖者見其妖皆心之所發見耳著龜者心之影也小大修短咸其自取僂者曲而僂者跛夫豈影之罪哉

曹劌諫觀社

莊公二十三年

百人醉而一人醒猶可以止眾狂百禮廢而一禮存

卷八 東萊博議

四

退補齋藏板

猶可以推舊典春秋之時王綱解紐周官三百六十咸曠其職惟史官僅不失其守耳曹劌諫魯莊公觀社之辭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當是時人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也為君者視以為當然而不怒為史者視以為當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遺也其後齊桓將列鄭太子華於會管仲曰作而不記非盛德也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仲之言則是也然味其言已開作而不記之端視曹劌之時風俗已少變矣又其後晉獻齊捷於周周私犒其使而戒以勿籍管

仲所謂作而不記者特設此辭以動桓公耳未嘗直使史官之不記也今周王既犯禮而復使之勿籍何其無忌憚也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雖廢於上而猶明於下以崔杼之弑齊君史官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鈇鉞有敝筆鋒益強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於世是果誰之功哉嗚呼文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所以不渝於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昧谷饑日之後暘谷賓日之前暮夜晦冥羣慝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日瞽矣春秋之時非有史官司公議於其間則胥戕胥虐人之類已滅豈能復待仲尼之出乎史官非特有功於仲尼之未出也使其阿諛畏怯君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因乎無車則造父不能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

卷八

東萊博議

五

退補齋藏板

晉桓莊之族偏

莊公二十三年

○晉士蔦殺游氏二子

莊公二十五年 晉士蔿殺羣公子 莊公二十五年 晉獻

公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 莊公二十

八年 晉侯為太子城曲沃 元年 晉侯使太

子伐東山 閔公二年 晉殺太子申生 僖公四年 晉

使士蔿築蒲與屈 僖公五年 晉侯使賈華伐屈

六年 晉侯使賈華伐屈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蔿殺之也殺申生者實

驪姬之譖士蔿何與焉士蔿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

人之常言皆曰子弟子之與弟相去一間耳羣公子

卷八 東萊博議 六 退補齋藏板

之出於桓莊者豈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其卑者

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蔿逢獻公之惡反覆詭詐

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略無

慘怛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獨難

於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敢論

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變苟非習見獻

公之殘忍亦豈敢一旦遽譖其三子哉彼士蔿憂申

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禍

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即

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卽襲吾前日城  
聚之術也使我不倡之彼烏得而和之使我不先之  
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者士蔣也教  
驪姬離開之術者亦士蔣也已開則不能復閉已教  
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耶  
雖使一法吏蔽是獄亦必首士蔣而從驪姬也吾嘗  
攷觀晉國之本未泝其流而尋其源又知開禍端者  
非獨士蔣其所從來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  
而桓叔其季也同出於穆侯而自桓叔以來視文侯  
之子孫不啻寇讎必鋤其根而奪其國者不過欲啓  
子孫之業耳殊不知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孫  
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  
其昆弟矣吾子之所謂昆弟者乃吾之子也吾始欲  
私其子而終至於殺其子尙得爲善謀耶然則桓莊  
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桓莊殺之也桓莊親其子  
而讎昆弟於一族之中分親與讎其私已甚及獻公  
親奚齊而讎申生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讎可謂私  
之私矣私日勝則心日狹心日狹則毒日深其末流

安得不至此哉當桓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耶當獻公滅桓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耶所防在外而禍發於內所防在人而禍發於身禍機在此而不在彼是數君之戕殺其族吾未嘗不憫其虛受邱山之惡而實無錙銖之益也哀哉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天下未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於盡滅桓

卷八

東萊博議

八

退補齋藏板

莊之族以除其偏愛之亦至矣曾未閱時嬖於驪姬遽移其愛於奚齊其爲奚齊而殺申生卽爲申生而殺桓莊之族者也向之愛申生之心果何所在耶申生之愛既可移於奚齊則異時嬖寵奚齊之愛亦可移而之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今之愛奚齊者亦未可保也然則徇私者豈能真有所愛哉果出於真則必不可移矣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耶獻公苟能悟此愛之非真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與生俱生

而不可離何憂乎士為何畏乎驪姬哉

莊公丹桓宮楹

莊公二年

○刻其桷使宗婦覲用

幣

莊公二年

莊公問後季友

莊公三年

叔牙

共仲賊子般

莊公三年

閔公請復季友

閔公元年

公成季立僖公

閔公二年

驕者亂之母也疑者

奸之媒也懦者事之賊也弱者

盜之招也四者有一焉皆足以亡其國魯莊閔之際

合四者而兼之篡弑之變胡為而不交作哉至嚴之

地宗廟是也至嚴之防男女是也莊公以一哀姜之

故上侮宗廟而僭其飾下亂男女而紊其幣二者既

不足憚則天下舉無可憚者矣使哀姜來歸之初已

傲然視天下舉無足憚宜其淫縱恣睢朋慶父而敗

魯國敢於戕殺而不忘也哀姜固死有餘罪導之驕

而納之於亂者果誰與閒生於疑未有閒所不疑者

也子般之當為後奚疑哉莊公疾病反狐疑而徧問

後於大夫此所以一問而起二奸也未問之前父沒

子繼誰敢干之既問之後慶父叔牙知莊公之意猶

未有所定始動其覬覦之心矣慶父叔牙固死有餘

卷八

東萊博議

九

退補齋藏板

罪示人以疑而召奸者果誰歟慶父叔牙一體也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除惡而留其根何耶五王黜武而興唐武三思在其掌握縱而不殺終死其手懦之爲害如此然五王欲遺中宗自誅之以強主威雖失策猶有說也吾不知季友復何說耶借曰不忍一朝而尸二昆盍亦宥之以遠竄於裔土則君臣兄弟之間豈不兩全哉一失此機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不暇非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慶父旣弑子般凶威日熾閔公還季友以自輔望之者厚矣乃含

卷八

東萊博議

十

退補齋藏板

垢忍恥一無所爲意者示弱以有待歟昔之智者外雖示弱而其中實有不可犯也使季友以此全閔公斯可謂之示弱矣今俛首結舌坐待篡弑之至是真弱者耳何名示弱哉閔公幼而知倚季友敬宗昏而知倚裴度皆不免弑言未嘗不深悲二君之意而深恨二臣之負其託也一臣將何以見二君於地下耶嗚呼失之驕失之疑基禍於前者莊公也失之弱失之懦成禍於後者季友也總四惡而論之君取其二焉臣取其二焉君臣分受其責可也雖然瑕不掩瑜

瑜不掩瑕罪不掩功功不掩罪季友之失則然矣至其立僖公以續魯祀其忠亦不可誣也或曰荀息許獻公以死而終能死季友許莊公以死而不能死季友其有愧於荀息歟吾以爲荀息當愧季友季友不當愧荀息也荀息雖許獻公以死當奚齊之禍胡爲不死耶以有卓子存也向若卓子能定其位則荀息之不死賢於死矣縱死者復生獻公亦豈責荀息之食言耶其所以死於卓子之弑者勢窮理絕不得不殉以身也季友苟於子般閔公之難輕棄其身則僖公不復立慶父不復討周公之廟不復血食矣一身之死一國之亡孰輕孰重耶季友之不死於子般閔公卽荀息之不死於奚齊本無異者然荀息所輔者邪季友所輔者正是荀息有愧於季友而季友無愧於荀息也是故以不能全子般閔公責季友則可以不能死子般閔公責季友則不可世儒論人臣之節者至於死而止耳孰知復有大於死者耶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寘安酖毒不可懷也

閔公元年

以言警世者不可爲駭世之論駭世之論本欲天下

卷八

東萊博議

十一

退補齋藏板

之畏而適以起天下之疑有是惡則有是禍吾恐正  
言之未足以警動流俗也於是甚言其禍務使可怪  
可愕以震耀一時之耳目抑不知聞者駭吾言將退  
而徐求其實見其禍未至於是則吾說有時而窮管  
仲告齊桓公之言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酖入人之  
口裂肝腐腸死不旋踵宴安雖敗德其禍豈遽至如  
是之烈哉仲之言殆過其實也意者仲有警世之心  
而不免於駭世之病歟非也以吾觀之謂仲恐駭世  
而未敢盡言其實則有之矣安得反謂之過其實乎

卷八

東萊博議

三

退補齋  
藏板

使仲果盡言其實則世將愈駭矣毒之殺人多者深  
乎抑殺人寡者深乎無愚智無老幼皆知殺人多者  
之毒深也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宴  
安者天下皆是也然則宴安之毒其視酖毒奚啻十  
倍耶宴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姑就世之所  
畏者爲譬耳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  
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唐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  
則全玩平則覆也生於憂勤死於宴安厥理明甚人  
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嘗試思

之使吾志哀氣惰者誰歟使吾功蹟業廢者誰歟使  
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草木同腐者誰歟使吾縱  
欲忘反而流於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於禍  
者誰歟自棄之根皆宴安之爲也是宴安者眾惡之  
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  
懦出以潔入者以污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  
可畏耶嗚呼世之招禍者禍雖不同同發於宴安未  
嘗有二毒世之致福者福雖不同同出於憂勤未嘗  
有二塗宴安人所愛也憂勤人所憎也愛其所憎而  
憎其所愛則幾矣宴安人所趨也憂勤人所避也趨  
其所避而避其所趨則幾矣雖然君子之耳目鼻口  
與人無異也其愛憎趨避亦與人無異也苟眾人之  
所謂宴安者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  
而取此者見眾人之宴安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  
焦然不寧乃憂勤之大者耳君子外雖若憂勤中有  
逸樂者存自強不息心廣體胖無人非無鬼責其安  
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然則善擇宴安者誰如君子  
哉故自眾人之宴安言之則當曰宴安醜毒不可懷

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嗚呼仲孫湫之所謂秉周禮  
者果誰與閔公魯君也哀姜君母也慶父大臣也閔  
公生甫八年固未識所謂周禮若哀姜則棄位而妓  
若慶父則弑逆之賊凡周禮之大禁舉犯之矣觀魯  
之朝三綱淪九法斃指何物以爲周禮耶吾是以知  
仲孫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魯自周公伯  
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心安體習無適而  
非周禮者揭於觀藏於府講於泮宮流於洙泗被於

卷八 東萊博議

五

退補齋藏板

弦歌形於衣服郁郁乎其文也洋洋乎其聲也井井  
乎其有條也雖經哀姜慶父之難能易其主而不能  
易其禮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俗舉魯國之俗皆秉  
周禮其爲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三人耳寡不勝眾安  
得而敗乎此所以魯祀旣絕而復續哀姜慶父之勢  
亦已成而復傾也仲孫湫可謂妙於覘國矣周公伯  
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而效見於數百年之後  
其規模遠矣哉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國之不能常安  
也法之不能常善也固也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是



